

陣綫報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M.C.(P) 1854

語錄

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鬥下去。

東河

417 期 10-1-1971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版 附畫頁

15分

野蠻逮捕只能激起人民更強烈的反抗

馬來亞社會主義陣綫正月五日聲明

李光耀傀儡集團每次鎮壓政治對手和人民的時，總是捏造各種藉口，妄圖替法西斯逮捕行動辯護。多年來，在所謂“國家安全”、“國家利益”、“社會秩序”、“公眾安寧”、“緊張和擾亂”、“親共威脅”……等等的名堂下，數以千計的馬來亞反帝愛國志士，遭受野蠻逮捕、長期監禁、無理驅逐，甚至於被處死刑。所以，正月四日的偽“內政部”聲明，惡意捏造和歪曲事實，並不是什麼新鮮的伎倆。法西斯反動政權胡扯什麼“這些人（即被捕者）參與策劃、組織、並執行親共的‘打了就跑’的襲擊行動”，不過是老調重彈，妄圖替其週期性的鎮壓和逮捕政治對手的法西斯罪行作辯護。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切惡意捏造和歪曲事實，是騙不了人民的，相反的，這只能更進一步暴露傀儡政權的反動嘴臉。

李光耀傀儡政權惡意歪曲李紹祖同志所提的，在今天警察國所有合理的、合法的鬥爭都被反動派稱為所謂“非法”的情況下，進行閃電性的、群眾示威鬥爭的“打了就跑”的策略，胡扯成爲什麼“在整個星島襲擊”，企圖誤導人民。它們企圖掩蓋對政治被扣者的法西斯迫害和目前在檳宜和女皇鎮黑牢內政治被扣者所展開的反迫害、爭人權的絕食絕飲鬥爭的事實。它們也企圖掩蓋一位政治被扣者在絕食絕飲鬥爭期間，被傀儡獄卒用牛奶強硬灌進氣管和肺，而造成嚴重的疾病，甚至差不多窒息死亡的事實。對獄中同志所展開的正義的、英雄的絕食絕飲鬥爭，和黑牢外群眾所展開的支援獄中同志絕食鬥爭的行動反動派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它們顛倒是非，胡扯什麼絕食是要“製造藉口”，來使群眾有機會進行群眾鬥爭，目的在把絕食鬥爭歪曲成爲好像是“一個有計劃性的行動”的樣子。它們愚蠢地以爲，這樣就可以使這場絕食鬥爭失去人民的支持

，並替它們的無理逮捕進行辯護。在反動派的聲明里，傀儡政權也諛媚會列席我們記者招待會的國際特赦機構的代表（註：在正月八日，反動派已永遠禁止她入境星島），妄圖替無理限制那位代表和其他人士的自由行動進行辯護。這又是赤裸裸地暴露反動傀儡政權對於所謂“非公民和外國組織”所給予政治被扣者和被壓迫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進行無恥的威脅和恐嚇，但這並不會得逞的。

傀儡當局也提到，英聯邦首腦會議和所謂“非法”、“跑上街頭的非法鬥爭”。我們要問：如果在其他的英聯邦國家，如英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等和其他的“西方”國家如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等（這些國家是李光耀自稱要追隨的對象），群眾示威鬥爭是完全合法和符合憲法的，爲什麼同樣的、又比較小規模的群眾遊行示威鬥爭在星島是所謂“非法”和“非憲法”的呢？對於人民反對不民主的、不公正的、法西斯迫害的群眾鬥爭進行鎮壓，只能更進一步暴露李光耀傀儡政權的法西斯嘴臉而已。

李光耀傀儡政權一路來都害怕人民的反抗，尤其是在所謂“大節日”里。李光耀自稱是個所謂“民主主義者”，所以害怕被暴露爲一個不受人民歡迎的獨裁統治者。因此，多年來，每每在所謂“國慶日”之前，就採取大規模的逮捕行動。這次所謂“大日子”，就是要在正月十四日舉行的英聯邦首腦會議。李光耀傀儡要向其英帝主子和其他英聯邦國家首腦顯示，它是一

個善於看守門戶、控制人民的、好的經理人和管理人。這就是爲什麼會有這次的逮捕事件。

事實證明，這次的無理逮捕是事先計劃好的，是企圖癱瘓社陣和壓制人民對傀儡政權的反抗，並進一步達到威脅廣大人民的目的。但是，具有優秀鬥爭傳統的馬來亞人民，在反動派的野蠻鎮壓面前，是決不會屈服的。那里有壓迫，那里就有反抗；壓迫愈深，反抗力愈強。今天，馬來亞人民的反帝鬥爭日益高漲，一切帝國主義反動派，就將埋葬在人民鬥爭的汪洋大海中。

我們強烈譴責李光耀傀儡政權對我黨和他們群眾組織成員的野蠻逮捕行動！這些被捕的反帝愛國志士，必須立即無條件釋放！

我們呼吁人民繼續全力支持在目前仍堅持絕食絕飲鬥爭的政治被扣者！

立即停止對政治被扣者的法西斯迫害和野蠻虐待！

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政治被扣者！

被捕者計有我黨成員：袁來成、郭文龍、羅文南、陳金城、紀小青、謝志坤、林臨清、馮次滿、張家霖、卓金發、章少雄、林炫忠；人民黨成員：鄭則耀、陳耀錫；以及其他團體的成員：梁志福、林志強、鄧海圓等等……。

獄中反帝愛國志士

英勇的絕食絕飲鬥爭

已進入第26天！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只有繼續堅持反帝反殖反“大馬” 砂拉越人民聯合黨才有前途

轉載自《新聞簡報》

砂拉越人民聯合黨（簡稱人聯黨）是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四日成立的。它原是一個反帝、反殖的政黨。當“馬來西亞計劃”於一九六一年被提出之後，它還是一個最強烈反對“馬來西亞”的一個公開政黨。然而

，曾幾何時，這個標榜反帝、反殖、反“大馬”的政黨，已經徹底背棄了原來的立場，由一個反對黨而演變成一個附屬於反動聯盟的所謂“執政黨”。

由於人聯黨是在我們革命組織的大力推動下成立起來的，曾得到廣大工農群眾的積極支持，今天它的演變，難免引起人們的關注。怎樣看待這樣一個政黨，今后人們對這個黨應抱怎樣的態度？弄清這些問題，對於今后的鬥爭具有很大的意義。為此目的，本文準備就這些問題談一談。

一 1956年 組黨倡議失敗

其實，在砂拉越第一次提出組織政黨並不是在1959年。早在1956年的時候，資產階級的知識界人物就有意發起組織公開政黨的活動。他們憑着自己的主觀願望，熱衷於西方資產階級的所謂“民主制度”，當然他們是相信民主主義者是會“還政於民”的，通過組織政黨，通過議會道路，學得一套“治國本領”，就可以從殖民主義者手中把政權接管過來。他們這種觀點，是由他們的資產階級的階級本性決定的。當然也是不可能實現的。

其時，我國的社會運動除了砂拉越第一省的學運較為活躍之外，廣大的工農運動均處於冬眠狀態，我國各族人民被形容為“不知政治為何物”。在人民群眾的覺悟還處於十分低落的情況下，資產階級不但不願意而且也是不可能深入工農群眾之中去動員群眾。這樣的倡議是脫離群眾的，是完全沒有基礎的，在得不到人民群眾的響應和支持的情況下，終於宣告失敗了。

三人聯黨的建立和發展

1956年組織政黨雖然不能成功，但是，砂拉越的局勢却是在不斷發展和進步中。

在砂拉越社會運動還處於沉寂之時，我國的學生運動首先就打破了這沉寂的局面而發展起來。1955年砂拉越首府中學生的大罷課運動，開創了我國反帝、反殖鬥爭

的先聲，這是我國先進知識青年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第一次應用於我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結果。1955年的第二次大罷課運動，取得了反對殖民主義奴化教育政策、干涉學校鬥爭的輝煌勝利，把我國的學生運動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

1956年，從學運部培養出來的一批知識青年與我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結果，使砂拉越第一省的工運迅速發展起來，各行各業的工人紛紛參加了進步工會，我國的工人開始走上了團結鬥爭的道路，各工會經過整頓之後，均出現了蓬蓬勃勃發展的局面。從此，工運已從純經濟鬥爭而逐漸朝向與我國政治鬥爭相結合的道路發展。在工會的領導下，經過長期政治的、經濟的、文化教育的等多方面的鬥爭，大大提高了工友們的政治覺悟和階級覺悟，進一步加強了我國反帝、反殖的革命隊伍。與此同時，我國農民運動在我們革命組織的領導和推動下也開始發展起來了。工農革命運動的不斷發展，匯成了一股強大的革命洪流，向着英殖民主義的土牆猛烈衝擊。

1959年，我們的革命組織為了突破公開陣綫這一環的工作以帶動全國局勢的發展，為了創設公開有利的條件去教育、組織各民族人民群眾，在革命組織的號召和大力推動之下，砂拉越人民聯合黨終於宣告正式成立。

人聯黨的成份是極其複雜的，有資產階級，也有工農群眾，不過黨的基層組織中，是工農力量佔了絕大部份。人聯黨成立後，由於我們的革命組織對資產階級執行“團結——鬥爭——團結”的正確政策，即團結其反帝、反殖的一面，鬥爭其妥協動搖甚至反共反人民的一面，使這個黨在反帝、反殖的鬥爭中作出了努力，取得了成績。

人聯黨的政綱和目標有四條，最根本的一條就是：“以憲制手段尋覓砂拉越人民政治進展以期最後獲得獨立”。這樣的綱領和目標，當然不是我們革命組織的綱領和目標。在英殖民主義統治下的砂拉越，在外部並無民族獨立，在內部也無民主可言。有的是殖民主義的

政治欺騙和軍事鎮壓，在這樣的國度里，“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而不是走相反的道路。

因此，人聯黨中的工農群眾與資產階級之間，在根本的利益，根本的鬥爭目標和反帝、反殖的態度方面，從來都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始終都存在着矛盾和鬥爭。我們的革命組織利用這個公開合法政黨的有利的條件，通過各種形式例如政治集會、座談會、遊藝會、政治訓練班、文娛體育、訪問群眾等活動，大力加強和發展自己的力量，壯大革命隊伍。正是因為我們革命組織的大力推動和廣大革命干部和同志的努力奮鬥，人聯黨才有可能從三十多個發起人而在短短的三年後，就發展成為擁有五萬多黨員、最有力量反帝、反殖的公開政黨。

資產階級為了抬高他們自己，爭取人民群眾的支持，因而總是會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的場合以不同的姿態出現。起初，當黨內工農革命力量，剛剛在發展，而他們在群眾中還沒有什麼威信，地位也還未鞏固之時，他們會作某些妥協；而當革命力量迅猛發展，與他們的利益發生沖突，使他們漸漸感到不安時，他們就會設法對付黨內的革命力量，甚至暗中勾結殖民主義勢力，發動“清黨”運動，1962年人聯黨內以張桂生、楊清和、徐錦炎等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所發動的“清黨”就是明顯一例。但由於我們革命組織的正確領導，早已有所警惕和準備，發動了廣大工農群眾同他們的陰謀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結果在1962年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上，這個陰謀遭到徹底的揭露，批判和嚴厲的譴責。在群眾的壓力和鬥爭之下，把發動“清黨”的七個主要頭目清除出去，取得了反“清黨”鬥爭的偉大勝利。

從1959年人聯黨的建立到1962年底，人聯黨發動過反對殖民主義的各種奴化教育政策、“公安系列”、“居住地限制法令”等一系列的鬥爭，發動過抗議殖民主義當局無理逮捕我國反帝、反殖、反“大馬”革命志士的鬥爭，特別發動過為時最長、最廣泛深入而激烈的各種形式的反對“馬來西亞”的鬥爭。在這些鬥爭中，充分體現出我國人民的日益覺醒和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

儘管在這三年多的時間里，黨內的資產階級分子並沒有表現出最堅決的反帝、反殖、反“大馬”。但廣大工農群眾在我們一邊，黨內領導層中革命力量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因此，這個黨是生氣蓬勃的，是具有強大的革命性的，為我國的反帝、反殖、反“大馬”的革命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三黨向變質轉化

人聯黨建立后，在有利的形勢下，我國人民在組織的領導下，反帝、反殖、反“大馬”的革命浪潮洶湧澎湃，殖民主義統治遭受沉重打擊，老奸巨滑的英帝國主義眼看老一套的統治方式已難以維持，為了延長其殖民利益，它抬出了馬來亞封建買辦集團的頭目拉赫曼、提出了一個“馬來西亞”計劃，要盡種種手段準備強制推行。與此同時，則對我國的反帝、反殖運動嚴加鎮壓。

1962年6月22日英殖民主義當局，對在我國革命鬥爭中具有極高威望的我們革命組織的領導同志，人聯黨的中委文銘權、黃紀作等同志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採取了突然襲擊，將他們逮捕之后，隨即驅逐出境。接着又於同年7月28日再度大批逮捕了政黨、工運、農運等公開幹部。當1962年12月8日人民武裝起義之時，更嚇破了英殖民主義的胆。為了推行臭名昭著，遭到北加各民族人民強烈反對的“馬來西亞計劃”，在武裝鎮壓汶萊人民起義之同時，也在砂拉越各地展開大掃蕩。人聯黨有些支部也被封閉。廣大的革命干部和群眾除了被捕之外，在革命組織“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指引下，大部份已轉入地下，公開陣綫的負責同志不但少而且弱，特別是革命組織的領導同志或因被捕，或因為了積極準備武裝鬥爭相繼離國到印尼去。這樣，省內的領導除了小部份外，其餘均腐化墮落，甚至出現了叛徒、內奸，各條戰綫的工作都被搞得松松垮垮，在統戰方面採取遷就、妥協和依從的態度，而不是採取積極鬥爭的政策。人聯黨中央作為主要領導的資產階級分子，從反“大馬”逐漸演變為承認“馬來西亞”為“既成事實”，要在所謂“馬來西亞”這個概念下爭取所謂“更大的權益”，實質上是已放棄了原來反帝、反殖、反“大馬”的立場了。

四 投靠反動聯盟，徹底背叛建黨宗旨，走向反動

的道路。

入聯黨中央的資產階級分子，由於他們所代表的階級本性決定了他們具有兩面性。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他們是可能參加革命的；而到了另一定期時，他們就可能出賣革命利益，反過來鎮壓曾經和他們一同反帝、反殖、反“大馬”的人民。

1970年7月6日，偽選舉丑劇結束了，當出現沒有一個政黨擁有偽憲法規定議席時，早已想當官如命的人聯黨中央的資產階級分子，便迫不及待地與反動聯盟合演了一個所謂“聯合政府”丑劇。這樣一來，前一個鐘頭還是一個當權，一個在野的兩個勢不兩立的政黨；后一個鐘頭兩個勢不兩立的政黨，竟完全“不分彼此”，卿卿我我，搞得火熱。

人聯黨中央的資產階級分子在與反動聯盟合伙時發表了兩篇聲明說：“我黨接受組織聯合政府是完全基於不違反我黨的宗旨和立場”，“不論在任何情況下，絕不會作出有害於砂拉越各族人民的利益”，“絕不願作出任何背叛人民利益的勾當。”

到底什麼是人聯黨的宗旨和立場，什麼是各族人民的利益，人聯黨是否有背叛人民利益的勾當？我們不妨回頭看看該黨過去所發表的政策聲明與言論。

1960年，人聯黨中央秘書處在一項題為“對自治和獨立的看法”的聲明中，在批評某些不要獨立，“卑躬屈節、短視的人”的指出：“這類人沒有自己的思想，只有得到別人的通知才去做事。他們作決定必須依靠別人，不知道什麼是人類的尊嚴。他們可以出賣自己的靈魂給那些出高價，或者在好價之下，出賣他們的祖母。他們將不想去改進自己住着的社會。”

1961年8月2日，楊國斯在七哩分部成立周年大會上發表演說，指出：“所有殖民主義者都是嘴里甜而心里藏刀的東西，無時無刻不在人民之中製造仇恨和混亂。同樣的，我們砂拉越人民在爭取自治獨立時，殖民主義者可能在表面也會說贊成，而在骨子裡却反對的。因為殖民地統治者，正如‘天下烏鴉一般黑’，它的性質總是不能改變的。所以在爭取國家自治獨立的時候，也要警惕和想出辦法對付他們的破壞。如果我們全體人民都團結一心，殖民統治者的一切陰謀詭計，終會失敗的。我們一定會最后勝利。”

1961年7月8日該黨中央秘書處在反對“大馬計劃”的首次聲明中說：“我們黨的目標是爭取自治和獨立，以便在英屬婆羅州及砂拉越人民能在世界各國中以平等

的地位站起來。”任何與馬來亞聯合的問題應延至砂拉越獲得獨立之后才能解決。

1961年11月4日晚上在人聯黨總部舉行“追悼民主死亡”大會上，由該黨中央領導的宣誓中說：“在暴風雨的前夕，在面臨考驗的時刻，我們莊嚴地宣誓：我們將為砂拉越的民主自由和國家獨立戰鬥到底！我們堅信砂拉越人民的宣誓將以不可以抗拒的、排山倒海的威力冲破前進途程中的任何障礙幾條生鏽的鎖鍊是束縛不住歷史巨輪的滾動的。

我們再次鄭重宣布，我們絕不被嚇倒，我們將更堅決地站在砂拉越人民群眾這一邊，為結束殖民主義統治，為爭取國家獨立自主奮鬥到底，絕不妥協。”當時王其輝、楊國斯等也在五千群眾面前如此舉手宣誓過。

1961年11月11日，人聯黨主席王其輝與馬來亞社壇主席依薩·哈志·穆哈麥簽署了一項聯合公報指出：“我們在此譴責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並且支持每個從外來統治下獲得自由的權利，同時我們獻身支持每個為爭取獨立和擺脫殖民主義統治鬥爭的權利。

我們確信自治的權利，並且支持每個要求公正、和平的權利，我們主張言論與結社的自由，同時譴責藉專橫的逮捕和拘留的法律來壓制人民的自由，譴責藉專橫的法律來限制人民在他們自己國家內行動的自由。”

1962年1月28日，有人聯黨參加的五邦社會主義政黨大會一致通過的決議中有兩項這樣寫道：

“本大會呼吁所有社會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及反殖民主義力量應團結一致，以從速為那些尚在殖民統治下的區域取得完全獨立。”

“本大會譴責在沒有取得北婆羅州地區人民同意之前，任何強迫實施‘馬來西亞’計劃的企圖。”

1962年1月28日，人聯黨中央秘書長楊國斯在五邦社會主義政黨大會上發言指出：有人說北婆羅州地區人民已接受馬來西亞計劃，這完全是錯誤的論調，與事不符。事實上砂拉越有八十巴仙以上的人，反對目前這個馬來西亞計劃。他還說：“殖民主義者絕對無權代表人民發言，馬來西亞計劃必須讓人民的自由意志，自行取捨。”

1962年2月10日，該黨中央秘書處在一篇《告黨員書》中大聲疾呼道：“我們不要大馬來西亞計劃！我們不要新的殖民主義！”

‘大馬來西亞’計劃是處心積慮的新殖民主義陰謀。‘大馬來西

(轉入第五版)

一個危險的訊號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二日廣播〕 按語：同志們，同胞們，十一月廿五日，日本反動派在東京演出了一個由法西斯分子——三島由紀夫用反動的武士道式的自殺來煽動日本軍隊搞政變，以加速軍國主義化的所謂三島事件。這是佐藤反動政府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又一鐵証。

三島事件發生后，佐藤、中曾根之流。一面企圖掩蓋它們同三島這一類軍國主義分子的密切關係，一面利用這個事件大造輿論，以便加緊鎮壓日本人民革命運動和積極準備對外發動侵略。佐藤等現代的日本軍政頭目的陰謀是極其險惡的。中國《人民日報》十二月四日以“一個危險的訊號”為題，發表了評論員文章，徹底揭露日本反動派的罪惡陰謀。下面我們全文轉播這篇文章：

最近在東京發生了一個所謂三島事件，有個名叫三島由紀夫的右翼法西斯分子，大搖大擺地進入日本陸上自衛隊，東部方面軍的司令部，用狂熱的軍國主義叫囂和切腹自殺來煽動自衛隊共同奮起保衛天皇。這出精心炮製的武士道式的丑劇是美日反動派加速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一個危險的訊號。

這個事件發生以后，在日本立即出現了一股鼓吹軍國主義的狂潮，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分子，招搖過市，群魔亂舞，吹捧三島是什麼“愛國的英雄”、“憂國之烈士”，叫喊要繼承三島精神，為武士道事業和國家而死，“天皇萬歲”這種現象，充份反映了在美帝扶植下復活的日本軍國主義已經發展到了何等驚張，何等肆無忌憚的地步。

所謂三島事件的發生，並不是偶然的，它是美日反動派推行軍國主義化政策的產物。從表面上看來，三島之流對佐藤政府好像有所不滿，而佐藤、中曾根之流又對三島事件表示什麼“遺憾”、“找麻煩”，甚至說，“要予與徹底聲討”。其實，它們是在大演雙簧。在復活軍國主義這一點上，佐藤、中曾根這些在上面的軍國主義分子和三島之流在下面的軍國主義分子並沒有什麼區別，它們本來都是一丘之貉，而且它們還會上下呼應。

誰都知道，日本反動派為了維護反動統治，鎮壓日本人民、向外擴張侵略和復活軍國主義，培植了有十多萬人參加的數百個法西斯團體，作為它們的得力助手。以三島為頭目的楯會，就是其中的一個。這個楯會同日本自衛隊有着特別密切的關係，三島本人和他的黨徒都是經過自衛隊訓練的，而且還經常不斷地、分批到自衛隊去受訓。三島在他這次散發的所謂檄文中，一開頭就不打自招地供稱，“我們的楯會是靠自衛隊養育的，可以說，自衛隊是我們的父親，是我們的兄長”。他還叫囂，“楯會的宗旨就是決心不惜犧牲性命，使自衛隊變成國家軍隊，並充當這支國家軍隊的制服”。據日本《國際雜誌》今年四月號報道，中曾根在剛上台不久，就接見三島，鼓勵他積極向自衛隊散播軍國主義復興，以增強自衛隊對國情反戰思想的免疫力。

可見，正是佐藤政府把三島這個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推到午台前面去，作這樣丑惡的表演，而三島正是按照佐藤政府的意旨，幹了它們不便於幹的勾當。

日本反動派知道，他們要加緊推行軍國主義化，就必須大造反革命輿論，重整所謂忠心愛國的武士道精神，建立軍國主義的所謂精神支柱。三島表演的這一出武士道式的丑劇顯然是完全適應了日本反動派的反革命需要，實際上，三島狂叫的什麼，“自衛隊要重建日本魂”、“洗雪戰敗的恥辱”、“把日本恢復到日本的真正面目”等等。同佐藤、中曾根之流鼓吹的什麼“保衛國家利益，增強愛國心和國防意識”，什麼“日本失去的東西，要用血來贖回，要臥薪嘗膽”等等，不是如出一轍嗎？至於三島鼓吹修改憲法，也是符合日本反動派的心意的。當日本反動派覺得還可以在現行憲法的掩蓋下，復活軍國主義的時候，它們就利用它；而到了它們覺得現行憲法防礙手腳的時候，它們就會把它一脚踢開。日本反動派早已開始為修改憲法做輿論準備，叫喊什麼“現行憲法是大和民族的恥辱，必須下決心修改憲法”。三島的這種露骨煽動，不過是給本來就一直在轉動的磨盤，多加一條腿罷了。

歷史的經驗值得人們注意。在日本的歷史上，軍國主義勢力，慣於用武士道的野蠻方式，來加速擴充軍備和對外侵略的進程。本世紀三十年代，日本陷於日益尖銳的國內社會矛盾和嚴重的經濟危機。當年的軍國主義分子，就會幾次的製造震動日本國內外的事件，或者切腹自殺、或者刺殺政府官員、或者發動軍事政變來加速軍國主義化，推動政府對內加強鎮壓進步力量，對外加緊準備發動侵略戰爭。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右翼法西斯分子，製造了行刺首相實口巡訓的事件，十個月之后，就爆發了日本侵佔我國東北的“九一八事件”；一九三二年五月，一小撮所謂少壯軍人，製造了刺殺首相淺井抑的事件，隨之而來的就是日本反動政權對進步人士的大逮捕、大鎮壓；一九三六年二月，少數陸軍官兵，搞了“二·二六”軍事政變，結果又促使日本

反動統治集團，實行全面軍國主義化，第二年七月，它就悍然發動了全面侵略中國的戰爭。今天的三島事件，也正是在日本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都正在激化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反映了日本反動派迫切的需要，用這種赤裸裸的法西斯手段來煽動軍國主義的狂熱，以便加緊重整軍隊、加速對外擴張侵略的步伐。與此同時，它們必然要向日本左派和革命人民發動進攻，強化法西斯統治。三島叫囂，要自衛隊出動鎮壓左翼學生的騷擾，就是一個訊號。對於日本反動派的這些罪惡陰謀，日本人民和亞洲各國人民，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

當前在日本民族面前擺着兩條路，一條是光明的路，一條是黑暗的路。有兩種日本之命運在激烈地活動着，一種是光明的日本之命運，一種是黑暗的日本之命運。三島事件，又一次表明，以佐藤、中曾根為代表的日本反動派正在加緊勾結美帝復活軍國主義，伺機重新發動侵略戰爭。這是一條將給亞洲人民帶來最大禍害、給日本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路。但是，日本的廣大人民和一切有識之士決不能容許日本走這一條黑暗的路，而是要走一條光明的路，這就是建設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平、中立的新日本，一個同亞洲各國人民包括同中國人民友好相處的日本。他們決心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為爭取日本的光明前途而鬥爭。

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曾經指出：“日本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盡管鬥爭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今天的時代已經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大大不同了，當前的國際形勢大大有利於日本人民而不利於美帝國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佐藤之流要依靠美帝國主義勢力及其一切伙伴、幫兇和走狗，重走大日本帝國的老路，在日本人民中間和亞洲人民中間都是絕對通不過的。目前，日本人民反對美日反動派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鬥爭日益高漲。三島事件發生后，廣大日本人民和愛國人士紛紛起來譴責這一法西斯丑劇，揭露軍國主義分子的陰險圖謀，這充分

（轉入第十二版）

(接第三版)

亞！計劃是爲了緩和日益高漲的反殖情緒，轉移人民的鬥爭視線，以打擊民族獨立運動。

我們要防止掉下陷阱，只有堅決反對“大馬來西亞”計劃！

1962年2月19日，該黨中央秘書處呈給柯勃德調查團的一份備忘錄中揭露指出：“砂拉越合併於‘馬來亞聯邦’爲一州或通過合併取得獨立並不能當作已實現了人民對自治和獨立的願望。在本質上，‘馬來亞’計劃純粹是一種將統治權力從聯合王國移交給另一傀儡政權……。據我們所知，馬來亞聯邦的憲法將成爲建議中的馬來亞聯邦的基礎，這憲法內容承認元首的統治權，以回教爲國教，同時以馬來語爲國語，把這些內容加諸於砂拉越人民頭上將引起砂拉越人民的憤恨，因爲它是外來的或者不成爲砂拉越大多數人民所接受的生活成規。”

1962年8月21日，該黨中央秘書處在一項《告黨員書》中還義正詞嚴指出：“現在大馬計劃可能被強制實施。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絕不會改變我們一向的反殖、反‘大馬’的立場。”

當年的人聯黨所發表的如此激昂而具有革命性的言論是不不少的，但事隔才幾年，這一切早已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特別是今年七月該黨與反動聯盟合組“聯合政府”后，該黨中央的資產階級頭頭，已日趨反動了。

請看，仍然是該黨人聯中央秘書處，今天却是怎麼說和怎麼做的。

1970年7月7日，該黨中央秘書處在與反動聯盟合作時所發表的第一篇聲明中竟說：“由於本屆選舉之結果，出現一個微妙的局面，沒有一個政黨擁有大多數的席位，足以組織政府，同時各政黨中選之席位，無一具有各族代表性，在這種情形下，如果任何政黨胆敢貿然組織一種族性的政府，勢必引起本民族間之固有友誼及和諧遭受危害之嚴重後果。”

這如果不是存心欺騙就是極幼稚可笑。到底是因爲“沒有一個政黨具有各民族的代表性”呢，還是“沒有一個政黨擁有足够的席位”？我看都不是，如果反動聯盟自己擁有足够的席位，它管你三七二十一是一絕對不會邀人聯黨合作的。其實它要這樣做並不難，因爲大權在握，手段總是可以耍的。爲什麼上屆聯盟傀儡政權沒有邀人聯黨參加，却沒有人敢說聯盟如此“貿然危害本邦民族間之固有友誼及和諧”呢？因此，邀人聯黨合作是一個大陰謀，是存心利用這個黨過去的威望和群眾基礎去穩定其“州政府”，妄圖更有效地對付共產黨和北加

人民武裝。

1970年7月16日，楊國斯當上僞首席部長還不上十天，竟向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僞馬第三步兵旅司令哈幸致賀：“巨網行動”成功。

9月4日他更學着敵人的口吻，氣勢汹汹地說：“若人民要以暴力來達到目標，將受到‘政府’武裝暴力的反擊。”說什麼“不能容忍使用武力或尋求非憲制途徑來謀取目的的人。”“選明日張胆，顛倒黑白胡說什麼‘使用暴力或恐怖行爲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使我們人民遭受困苦’。充份暴露出其反動面目。”

9月4日，王其輝也無恥地吹捧拉赫曼傀儡說：“每個大馬人，不論他的政治觀點及種族背景，都認爲要退休的首相東姑阿都拉曼爲大馬之父。”對這個反動頭目的下台深表惋惜，十足表現出一付奴才相。

楊國斯、王其輝等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當上僞部長或僞議員不幾天，已扯下了其虛僞的面目，向反動聯盟卑躬屈膝，阿諛奉迎，到處招搖撞騙，要人民與僞軍警“合作”，共同對付北加里曼丹共產黨和人民武裝。

總之，他們那里還有什麼反帝、反殖、反“大馬”的味道呢？那不是徹底背叛黨、背叛人民、背叛革命又是什麼？

五聯合政府的陰謀及其反動本質

這里有一個問題必須着重地說一說，那就是“聯合政府”的卑鄙陰謀及其反動本質。當前，在全體同志和廣大人民群眾中弄清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

人聯黨參加“聯合政府”絕不會使這個政權比上屆的反動聯盟政權好一點，其實比反動聯盟政權更爲陰險更加有害。因爲，人聯黨已

(接第八版)

的一套美學分類法、美學相對論來，大扯“抽象美”、“悲壯美”……的地位，說是“當我們堅持着偉大的理想和目標，面臨着現實世界的殘酷，遭逢破壞與障礙，而獲不變更其主義，捨棄其理想者，結果導致發生死的悲劇，這就是所謂‘悲壯美’。”若用另外一類人的談法、則應是“行動之美學”、“壯烈之憤死”。如此一來，三島即便順理成章地做其“愛國志士”，而那些“崇尚”他的行動的人們，尤可趁機高呼之爲“三島美學之昇華”也。

其實，三島的切腹自殺乃死有餘辜，是決不能以什麼“悲壯美”的藝術觀點去分析的，我們只要思

充當了反動傀儡聯盟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幫兇，幫了處於日益孤立、腐朽的反動派的大忙，客觀上也起了粉飾反動傀儡聯盟政權的作用。

反動傀儡聯盟政權向來做盡壞事，這是家喻戶曉，衆人皆知的事。在它們當權的年代里，“新村”的建立、監牢的暴滿、戒嚴到處實施、僞軍警到處抓殺奸淫搶劫、數不清的苛捐雜稅物價的飛漲、民族工商業萎縮不振，工人失業隊伍日益擴大、民族文化教育飽受壓制等等，迫得我國各民族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災難深重之中，激起人民的憤怒反抗和無比仇恨。反動傀儡聯盟政權日益孤立，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今天，人聯黨與它合作，並不是反動傀儡聯盟放棄其既定的極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而是人聯黨自己背叛當年反帝、反殖、反“大馬”的嚴正立場。

“聯合政府”的卑鄙陰謀，用法西斯頭目拉扎克的語來說就是：“砂拉越要有一個強大和穩定的政府。我們不單在戰場上打共產黨，我們也要在政治、社會和經濟方面打擊他們。一個強大的政府能够進行一些公民行動，以便消除共產黨的宣傳……”。一句話，要拉人聯黨下水，以“穩定”其不得民心的反動政權，加強其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陰謀勾當。

因此，儘管“聯合政府”的部長們會許下許多諾言，說盡一切好話，甚至施行某些小恩小惠，但我們應看清其反動本質，絕不上當，絕不可對他們存有任何幻想，而應該進行揭露，進行堅決的鬥爭，迫使人聯黨與反動聯盟一刀兩段，退出“聯合政府”，不能讓廣大人民群眾受人聯黨中一小撮反動資產階級所領導，而迷失鬥爭方向。應該號召和帶領廣大人民群眾緊跟偉大的北加里曼丹共產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走“鄉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

考一下他在生之時所作所爲，跟他那妖言惑衆的狂野性煽動演說，即足以令人沉思痛憶起三十年代的殘暴戰亂情景。何況，他又是一個“不撇從社會上取得什麼，也不撇要求社會對我有理解”的人，國家、社會、人民對他是絕無感情可言的，其“幻覺美”的思維中是不佔重心者。是故，他的“愛國”又愛從何來呢？在三島這個狂徒與其同類看來，死亡算是美的昇華，刀劍是藝術品，而槍炮更係最美妙之玩物。因此，如果說這些即稱爲“偉大的理想和目標”，則魔鬼無疑將變成天使，而三島之輩誠然可當“英雄”、“烈士”矣。嗚呼！如此文學藝術觀。



林副主席著作選讀

人民战争勝利万岁

—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二十周年 —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日)

(接上期)

查 依靠農民，建立 查 農村根據地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農民佔整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他們身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三種壓迫和剝削，有強烈的抗日和革命的要求。人民戰爭要取得勝利，必須主要地依靠農民。

我們黨的許多同志，並不是一開始就認識這個問題的。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者的主要錯誤之一，就是沒有認識農民問題的重要性，他們反對發動農民和武裝農民。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者的主要錯誤之一，也是沒有認識農民問題的重要性，他們不認識在農民中進行長期艱苦的工作和在農村中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而幻想迅速奪取大城市，迅速取得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的挫折和失敗。

毛澤東同志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就指出，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佔有極端重要的地位。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際上就是農民革命。對農民鬥爭的領導，是中國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務。

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又強調指出，農民是無產階級最可靠和最廣大的同盟者，是抗日戰爭的主力。軍隊的來源主要是農民。進行長期戰爭所需要的財力物力主要地也是來自農民。抗日戰爭必須主要地依靠農民，必須最廣泛地發動農民參加。

抗日戰爭，實質上就是我們黨領導的農民革命戰爭。我們黨發動和組織農民群眾，使無產階級向農民結合起來，就形成了戰勝任何強大敵人的最雄厚的力量。

依靠農民，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這是中國革命所走過的勝利的道路。

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革命的特點，指出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他說：“因為強大的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反動同盟軍，總長期地佔據着中國的中心城市，

如果革命的隊伍不願意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妥協，而要坚持地奮鬥下去，如果革命的隊伍要準備積蓄和鍛鍊自己的力量，並避免在力量不夠的時候和強大的敵人作決定勝負的戰鬥，那就必須把落後的農村造成先進的鞏固的根據地，造成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偉大的革命陣地，借以反對利用城市進攻農村區域的兇惡敵人借以在長期戰鬥中逐步地爭取革命的全部勝利。”(5)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證明，按照毛澤東同志的這個戰略思想辦事，革命力量就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建立了一片又一片的紅色根據地。相反的，違背了毛澤東同志這個戰略思想，實行“左”傾機會主義者的那一套，革命力量就受到了嚴重的損害，在城市幾乎損失了百分之百，在農村損失了百分之九十。

在抗日戰爭中，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佔了中國的許多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但是，它的兵力不足，無法佔領廣大農村。農村仍然是敵人統治的薄弱環節。這就為建立農村根據地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在抗日戰爭開始不久，當日本軍隊向中國內地蜂湧前進，而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的時候，我們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根據毛澤東同志的英明決策，分成許多支隊，勇敢地向敵人的後方挺進，在廣大農村建立根據地。在八年抗戰中，我們先後在華北、華中和華南建立了十九個抗日根據地。除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以外，敵後的廣大地區都是人民的天下。

在抗日根據地中，我們實行民主改革，改善人民生活，把廣大農民群眾發動和組織起來。在各個根據地內，普遍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人民群眾獲得了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同時，實行了削弱封建剝削制度、改善人民生活的“合理負擔”政策和“減租減息”政策。這樣，就大大提高了農民群眾的積極性，照顧和團結了各抗日階層。我們在制定根據地的各項政策時，還考慮到有利于在敵佔區開展工作。

對敵人佔領的城市和鄉村，我們把合法鬥爭和非法鬥爭結合起來，團結那里的基本群眾和一切愛國人士，分化和瓦解敵偽政權，準備在條件成熟的時候，里應外合地打擊敵人。

我們黨所建立的根據地，成了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的重心。依托這些根據地，我們黨發展和壯大了人民革命力量，堅持了長期抗戰，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當然，革命根據地的發展，不會是一帆風順的。這種革命根據地是對敵人的巨大威脅，敵人是一定要來進攻的。根據地的發展，不能不是一個擴大、縮小、再擴大的曲折的反復的過程。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抗日根據地曾經發展到擁有一億人口。可是，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日本帝國主義調動它侵華兵力的大部分，瘋狂地進攻和殘酷地摧毀我們的根據地。同時，國民黨也對我們的根據地實行包圍、封鎖以至軍事進攻。到一九四二年，抗日根據地縮小到只有五千萬以下的人口。我們黨充分依靠人民群眾，堅決採取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措施，使得根據地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也能堅持下來。經過這種曲折，根據地的軍民鍛鍊得更加堅強了。從一九四三年起，我們的根據地又逐步地恢復和擴大起來，到了一九四五年已經發展到一億六千萬人口。在整個中國革命過程中，革命根據地的發展更是經歷了許多次的起伏，經受住了許多次的考驗，才由小塊的被分割的根據地逐步發展為大塊的聯成一片的根據地，波浪式地向前推進。

建設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也是為準備全國勝利而進行的偉大演習的過程。在根據地裏，我們辦黨，辦政權，辦人民武裝，辦群眾組織，辦農業生產，辦文化教育，辦一切為一個地區獨立生存所必需的事業。我們的根據地，實際上就是國家的雛型。隨着根據地建設事業的逐步發展，我們黨鍛鍊了一支強大的人民軍隊，培養了從事各方面工作的幹部，積累了各方面工作的經驗，積蓄物質的和精神的力量，這就為全國勝利準備了有利的條件。

(待續)

注釋

(5)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六二九頁。





(2)
1971

不是吹毛求疵的批評之二

◆ 敬 延 ◆

彼岸君在《奔流》月刊(第六期),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反對!一棍子把人打死!”。這篇文章不只牽涉到林康的“挽歌”的爭論,而且還對工思同志的批評做了一些答覆。因此,筆者再撰寫這篇文字的用意並不在針對彼岸君,雖然所談的主要是彼岸君的文章所引起的有關論爭。只要我們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筆者相信,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能夠針對本質的、主要的問題進行探討,而不再做枝節的、意氣的爭論。

(一)

在目前的政治局勢下,所有關心馬來亞文藝的發展動向的文藝工作者,完全應該做出更大的努力,加強團結的工作,更緊密結合馬來亞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對敵人展開堅韌的鬥爭。在文藝界組織廣大的統一戰綫,把指導當前政治運動的政策觀點,落實溶化在文藝創作中,要使文藝作品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要在一切方面對敵鬥爭時講求鬥爭的藝術。為達到文藝作品內容的革命化和形式的多樣化的要求,文藝工作者唯有深入生活、深入工農群眾、深入思想改造工作。因此,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馬來亞共產黨的政策綱領,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使思想革命化,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第一個要解決的任務。因為,這是在對敵鬥爭時能夠更好地掌握文藝這個武器,發揮更大的戰鬥力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沒有在主觀世界先向資產階級專政,就會對客觀形勢的各項因素做不正確的估計和判斷;就會使自己和革命運動、和群眾發生隔離;就會使自己“思想傾向將來、感情依戀過去”從而產生不符合工農群眾利益的作品。

文藝工作者由於其所從事的工作的特殊條件,在一切方面對敵人展開鬥爭時,有更廣闊的天地和更多樣的方式。但是,我們看到,有的人用了許多筆名,出了很多的書,其作品的思想內容不只沒有提高,不能打擊敵人的要害,相反的,却替敵人粉飾了現實,同時替自己出風頭。而另一種人,則是用一個名字打天下,並且製造了許多許多的“迷”,為自己打廣告。誠然,工思同志的文章,指出了存在文藝界的,用不同筆名在不同地方,發表了內容格調相差得使人吃驚的懷現象。然而,畢竟我們對作者、對作品的評價,是根據作者的政治立場,作品的思想內容,而並不是以筆名為批評的準則。有時為了客觀

的因素,用不同的筆名是不能一概否定的,而作品的正確的思想內容所體現出來的意義,就是做到向人民負責任。如果為了沽名釣譽的作者,則不論是用一個筆名,或是用了很多筆名,其作品不能反映現實,甚至歪曲現實,終究是要被人民群眾所唾棄。因此,從壯大自己隊伍的力量,使之足以反擊敵人任何時刻的瘋狂進攻這個方面去考慮問題,採取一分為二的觀點和方法,對馬來亞文藝界局部的蓬勃發展,對敵人的所謂“文化開放政策”進行分析和研究。那麼,工思同志的“從作者的筆名說開去”所指出的問題,就具有現實意義,值得每個文藝工作者參考。

(二)

登在第六期《奔流》月刊的“反對!一棍子把人打死!”這篇文章,牽涉到林康的“挽歌”的爭論。這場爭論目前已暫時告一段落。筆者只想談談彼岸君答覆工思同志對“滾一身泥巴”那首詩的批評的部份。

彼岸君這樣寫道:“我認爲我那首詩歌是以積極浪漫主義的手法去熱烈歌頌舊社會里的神聖勞動,同時號召進步的知識份子以樂觀主義的精神和豪邁的氣概去參加勞動——去跟農民打成一片,進而了解他們和他們的生活和改造自己。”“我認爲我那首詩歌所反映的內容並沒有違反現實或歪曲現實,而是‘真實的一面’。”

從“滾一身泥巴”這首詩來看,從彼岸君的解釋文字來看,我們知道作者的創作動機是正確的。問題的關鍵在於,這“真實的一面”,是否反映了當前農民生活中最具有本質意義的矛盾,即反映了被壓迫、被剝削的農民階級對反動的統治階級的反抗和鬥爭。勞動創造了世界,唯有勞動人民最有智慧、最有遠見。但是,單純歌頌神聖勞動的題材,沒有具備典型環境的矛盾和鬥爭,並刻劃和塑造典型性格或典型人物,就必然缺乏高度的政治意義和深刻的思想教育。“滾一身泥巴”正是存在着這樣的偏差。我們在詩中看不到突出的農民形象,而作者的思想感情依然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色彩。顯然的,這首詩並不能夠符合理想,並不能用藝

術感染力達到“號召進步的知識份子以樂觀主義的精神和豪邁的氣概去參加勞動——去跟農民打成一片”的目的。

以上是筆者對“滾一身泥巴”這首詩的一點看法。

繼《奔流》月刊之後,彼岸君又在《文藝生活》雙月刊(第六期)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們不要‘不平家’”的文章。這篇文章有許多地方是值得商榷的。“不平家”指的是有關詩的技巧的論爭中的陳之君。參與這場論爭的尚有洛衡君、薑君等位。

有關詩的技巧的論爭,筆者曾在第一篇文章當作“吹毛求疵的批評”的一個事例。這場論爭目前的發展,很是出人意料之外。這里先談談這場論爭。

(三)

有關詩歌技巧的論爭的發生,首自陳之君於《創作與文摘》(第二輯)中發表了“沒有主題的什麼”一文,批評了《文藝生活》雙月刊(第四期)的十二首短詩,這樣寫道:“在題材和技巧上可就幼稚了,不僅詩的句用缺乏新意,而且仍舊在沒有生命的主题上抒發一些個人的想法……”

筆者覺得陳之君沒有帶着滿腔的熱忱,清楚正確地指出缺點、糾正錯誤。運用文藝批評的武器,一要弄清楚問題的性質,再則是為着達到新的團結,一齊提高、一齊進步。因此,不論詩歌作者的思想感情如何貧乏,詩歌的表現技巧如何缺少創造性,陳之君並不應將之說成是“浪費”,而貶低了相對產生的、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作者因此能有所提高、有所進步的意義。陳之君以短小的篇幅,泛論詩歌的創作問題,又要對十二首小詩一一分析,就難免片面和缺乏說服力;而且一些措詞語句的毛病,更容易使人誤會,陳之君是有意栽殺這些詩作者了。登在《文藝生活》中的十二首小詩,儘管所描寫的題材不同,但是都有一個明確的主題:暴露黑暗勢力、歌頌人民革命鬥爭。這些詩歌的藝術技巧,部份表現為一般化和概念化。而上面引述陳之君的那段話,實際要說明的,應是:同一個主題,而詩歌作者的句用缺乏新意,概括力不高,致使題材和技巧的表現顯得平淡,沒有特色

姑不論陳之君的出身背景,以及是否具有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轉入第八版)



嗚呼！如此“文學藝術”觀

—— † † † —— 馬 羣 —— † † † ——

人，總是難免要有一死的；但是，死的意義、死的價值却各有不同。而生於階級社會里，就死的意義和價值而言，則有兩種：一種是為着革命事業與人民利益而犧牲者，他的死確比泰山還重；另一種却是替法西斯分子賣力、替剝削和壓迫人民的階級去死，他的死就比鴻毛還輕。

上月間，在日本領土上發生之三島由紀夫“切腹自殺”事件，恰好屬於后一種的死法。因此，他的輕於鴻毛之死，本來是不值得去惋惜、哀悼的；然而，却偏偏有那麼一些人（不論是明里或暗中），仍不惜竭盡所能地為“三島”事件作辯護、搞宣傳，並公然地表示“讚賞”。

當然啦，什麼蔓藤結什麼瓜，什麼階級說什麼話。對於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反動派，以及跟三島由紀夫同類的法西斯分子而云，他們的語如此類言行，乃係理所必是，不足為奇的；唯對於那些自命是“中立”派、“民主主義”、“熱心愛和平”的“文人”、“學者”、“職人”、“評論家”之流，竟會提出許多“另具慧眼”、“獨持高見”的言論來，便不得不叫人嘖嘖稱奇也。其中，最普遍的情況，就是所謂“純粹”從“文學角度”或“藝術眼光”進行評述和分析“三島”血腥事件——《南洋商報》十二月十日“副刊”的“美術版”，由專欄作者（夕羊）所寫的“點、綫隨筆”即為一例——以示鑑別於右翼極端派的露骨狂言，或當朝政客們之閃爍避詞；沒想到，居然弄巧反拙，大亮了“跳樑小丑”之相。這里，便單從上述兩方面問題，來認真地“觀賞”一下他們的“宏文偉論”吧！

首先，由於三島由紀夫是個什麼“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著名“天才”作家，而根據他採取的死法、死的儀式，而無關於政治思想一點，再加“我們前此也並不清晰三島的政治思想與立場”、“本來，他所信守的，又只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自由。”於是，他的死便令人“不禁表示惋惜”和“天才的喪失”，甚且還死得“有點近乎激奮昂莊”。不過，如果再參照這位“天才作家”的“多產大作”所表現的主題、內容，以及充斥於作品中的“大和魂”、“天皇”、“性”、“死亡”等類詞語，加之他自殺前的“檄文”與講演的話，那麼，我們認為，三島由紀夫所真正信守的，完全不是什麼單純的、文學的個人主義。在實質上，正是地地道道的“狂妄思想”和“軍國主

義”，是當前日本反動統治集團及其幕後勢力（包括美帝）圖謀積極“重振軍備”之罪惡產物。所以，他的死非但不是個人問題，更不是“無關於政治思想與立場”之事。

至於，在日本國內或者世界文壇上，死掉如他這樣一個滿腦子恐怖、野蠻思想的“作家”，根本就像死了一隻害虫那樣毫無可惜，也不會是什麼“天才的喪失”，更不必說是“激奮昂莊”，而倒是像一堆“

（接第七版）

洛衡君和董君實在不必報以激烈的、對問題的解決毫無幫助的回答。從陳之君第二次寫的澄清文者來看，洛衡君和董君對陳之君的一些看法，是事先沒有進行調查研究就妄下論斷的錯誤。魯迅先生說：“戰鬥的作者應該注重於‘論爭’；倘在詩人，則因為情不可遏而憤怒，而笑罵，自然也無不可。但必止於熱罵，而且要‘喜笑怒罵，皆成文章’，使敵人因此受傷或致死，而自己並無卑劣的行為，觀者也不以為污穢，這才是戰鬥的作者的本領。”（引自“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一文）。擺事實、講道理，較用了一萬句“誤傷！誤傷！”的感嘆，或“誠恐上稟”的臆測，來得更更有力量，更有說服力，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不是從作品的思想內容，去評價作者的品質，而是先對作者的品質下了錯誤的結論，再來攻擊其作品。依照洛衡君和董君的看法，陳之君是不是就代表《創作與文摘》，抑是必須用一分為二的觀點去看待各個刊物上的作者？這之間有一個取捨的選擇，事先要做好調查研究的工作。

筆者在此建議結束這場論爭，雙方都做適當的檢討，免得離題遠遶，引起無謂的混亂。（附註：重點是編者所加）誰是誰非，筆者的這些意見，並不是最後的結論，可能存在的缺點和錯誤，歡迎同志們、朋友們提出意見和批評。

（四）

陳之君批評十二首短詩，提到彼岸君的“心啊，你燃燒吧！”這首詩時寫道：“……未免過於衝動，詩里還寫了！我們的汗已經流

雞糞”那麼“骯髒”才真。
談到藝術眼光方面，我們的專欄“藝術家”尚煞費苦心地搬出他（轉入第五版）

盡，我們的血已經被榨干！這樣的形容，未免有失真意……”又在《創作與文摘》（第五輯）中的那篇“不是雜感”里寫道：“……作者以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感情來表達勞動者的反抗意見”，“勞動人民不會！心啊，你燃燒吧！”這樣小布爾喬亞（小資產階級）的”。

我們不知道陳之君的“過於衝動”的字句，是否傷害了彼岸君。但是，彼岸君在“我們不要！不平家！”一文中的回答，就和陳之君的原意相去很遠。因為陳之君並沒有否定這種衝動，也並沒有說是“不健康的”。創作的衝動，並不能取代作品的理性的邏輯，這點是不能離開作者對生活的正確的認識、對創作手法正確的應用。否則，反映在作品中的生活就會失去真意，陷於一般化、概念化。以“心啊，你燃燒吧！”這首詩來說，如果除去一些意見相同的、重覆使用的詩句，作者並不能夠具體地告訴讀者，為什麼汗已經流盡，血已經被榨干？為什麼要使心燃燒？嚴格說來，這首詩歌在彼岸君的詩作中，一般化、概念化的毛病最為顯著。

彼岸在“我們不要！不平家！”文中，僅僅以一個自認的“衝動”與“不健康”的矛盾的理由，舉出洛衡句和董君的激烈反應的事實，再舉出一位讀者的信里這樣的一段話：“有人對彼岸的一首詩，批評說太過份了，可是我以為是道出了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人們的心里話”，就得出陳之君的批評“未必是正確的”結論。筆者覺得這樣的態度是不虛心的。不管怎樣，彼岸君認為“陳之君的批評是錯誤和缺乏說服力的”，為着向人民負責，應該把“顯而易見”的理由具體地加以說明，否則是不能教育團結別人。

彼岸君的許多作品，都努力反映馬來亞人民的生活和鬥爭。筆者堅信，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的指引下，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能夠繼續創作更多更多為工農群眾所喜聞樂見的作品來。讓我們謹記毛主席的“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的偉大教導，團結戰鬥在文藝戰線上，為馬來亞人民的革命事業，獻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 和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號召書》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廿日摘要廣播〕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和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十二月十日發表一項《號召書》，號召全國軍民更加團結一致，堅決和大力促進抗美救國戰爭，並與老撾人民和柬埔寨人民並肩戰鬥，堅決粉碎美帝國主義的一切戰爭陰謀，把抗美救國戰爭進行到徹底勝利。

《號召書》說：美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無比殘暴的殖民主義戰爭。我國人民進行了極其英勇的抗戰，挫敗了敵人的一切侵略計劃；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特別是取得了十分輝煌的勝利，美偽軍被驅入極其危困的境地。但是，美帝國主義極其頑固和好戰，它們加緊推行戰爭“越南化政策”，極其野蠻地強化綏靖，實際上是延長侵略我國南方的戰爭。它們強化在老撾的各種戰爭，不斷蠶食老撾人民的解放區。它們出兵入侵柬埔寨，公然踐踏這個王國的獨立、和平和中立。對我國北方從一九七〇年五月初以來，美帝國主義接連採取了極其嚴重的戰爭行動。最近，它們又用空軍加強偵察、轟炸襲擊，加強別動隊活動，在包括首都河內附近的一些地方的許多人口稠密區，犯下了新的罪行。

《號召書》指出：爲了掩蓋其罪惡的戰爭行動，尼克松政府再次編造顛倒黑白的論調，妄圖欺騙輿論。它們口談和平但實際上是強化戰爭。它們明目張胆地捏造出夢囈的神話，以便進行偵察飛行和襲擊。在一百多萬美國侵略軍及其走狗正在蹂躪我們的祖國，殺害我們的同胞，把我們南方的數以萬計的人民趕進各個戰略村（實際上是集中營）把愛國者囚禁於各個虎籠，噴射化學毒藥和整百噸炸彈摧殘我國國土的時候，它們却厚顏無恥地談論什麼“人道”。美國侵略強盜還抱着阻撓北方支援南方抗戰的幻想；越南民族是一個整體，任何力量也阻撓不了北方人民對自己在南方的骨肉同胞的深切情感和神聖義務。

《號召書》說：白宮和五角大樓的頭目們還蠻狠地進行戰爭恫嚇，陰謀對越南民主共和國進行新的軍事冒險。我們越南人民清楚地看到這些瘋狂的行動絲毫也不能表明它們的強大，相反，却更加表明它們在我國南方推行戰爭“越南化”政策遭到了嚴重的失敗，表明它們在印度支那在美國和世界上遇到了重重的困難。在對南方進行的局部侵略戰爭和對北方進行的破壞性戰爭中，美帝國主義出動了一支十分龐大的力量，但是，它們却遭到了慘重的失敗。尼克松及其同伙必須懂得爲正義而戰鬥的堅強不屈的越南民族絕不害怕任何武力的威脅。

《號召書》說：我國人民十分熱愛和平，但必需有真正的獨立、自由，才能有真正的和平。解決越南問題的正確途徑，是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的十點全面解決辦法和補充的八點。但是，美帝國主義無視國際法的起碼準則，蓄意繼續進行侵略我國的戰爭，侵犯我國的主權，對我國人民和全體進步人類進行挑釁。我們再次莊嚴聲明，越南民主共和國是一個擁有主權的獨立國家，是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個成員，越南民主共和國的領土、領空和領海是不可侵犯的。美帝國主義必須永遠放棄反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一切戰爭行動，我國人民決心對美帝國主義佔領我們的神聖民族權力的一切冒險行動給予應得的懲罰。

面對美帝國主義的新陰謀，我們全黨、全軍和全軍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團結一致，全國一心，努力實現胡主席的神聖遺囑，堅持和大力促進抗戰，決戰決勝，打得美軍必須全部撤走，打得美軍和偽政權跨台，解放南方，保衛北方，進而和平統一祖國。我國人民決心向兄弟的老撾人民和柬埔寨人民並肩戰鬥，堅決把美帝國主義趕出印度支那半島。

《號召書》號召北方同胞和戰士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發揚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提高警惕，加強戰鬥，堅決戰鬥，消滅敵人，粉碎美帝國主義的一切戰爭陰謀，促進生產，厲行節約，提高勞動效力

大力建設社會主義，建設強大的北方，完成大后方對大前綫的義務。

《號召書》又說：第四軍區的同胞和戰士們發揚頑強戰鬥的傳統，出色地完成黨和政府交給的一切任務，使這里不愧爲社會主義北方的前哨陣地。英雄的南方同胞和戰士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和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的領導下，從山區到平原，從農村到城市，乘勝前進、發揮人民戰爭的無敵威力，連續地進攻和奮勇鬥爭，消滅更多的美偽軍事力量，粉碎它們的綏靖計劃，使美帝國主義的戰爭“越南化”政策遭到徹底破產。

《號召書》接着說，越南勞動黨全體黨員在一切戰鬥、生產和工作任務中發揮自己的先鋒作用，不辜負群眾的信任和愛戴，像胡伯伯所教導的那樣，無愧爲人民的領導者，和無限忠實的義務員。胡志明勞動青年團全體團員在一切任務中發揮突擊作用，團結各階層青年，隨時準備加入武裝力量，到祖國需要的任何地方去，時刻準備戰鬥，時刻高效率地、良好地履行勞動義務。海外僑胞們發揚民族的愛國和不屈鬥爭的傳統、一心一意地向着祖國。人人爲抗美救國的光榮事業作出最積極的貢獻。

越南勞動黨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的《號召書》最後說：不管美帝國主義頑固和猖獗到何等程度，它必將遭到我國軍民的打擊而徹底失敗。我國人民的抗美救國抗戰，儘管還要經歷許多艱難困苦，但一定獲得徹底的勝利。爲了獨立、自由、爲了社會主義、爲了光榮的國際主義義務，全國同胞和戰士們英勇前進吧！



熱烈祝賀波蘭人民的勝利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廿九日廣播〕波蘭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掀起了反抗修正主義暴政的英勇鬥爭。短短的幾天，迅猛的鬥爭浪潮席捲全國，震撼了波蘭修正主義集團的反動統治。這個集團的頭目——老牌修正主義者哥幕爾卡被迫宣告下台。這是波蘭人民在爭取重建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中取得的初步勝利，我們熱烈祝賀波蘭人民的這個勝利。

哥幕爾卡修正主義集團統治波蘭的十四年，把一個社會主義波蘭變成了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變成了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附屬國。哥幕爾卡修正主義集團的反動統治，給波蘭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那里有壓迫，那里就有反抗。”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波蘭人民終於起來反抗了。

波蘭人民的英勇鬥爭，又一次把現代修正主義者的丑惡嘴臉暴露在光化日之下。正是這伙叫嚷所謂“自由化”的紳士們，出動坦克、飛機、軍警，對上街遊行示威的人民群眾進行殘酷的鎮壓和屠殺，並且污蔑和咒罵人民群眾是“流氓分子”、“冒險分子”。這根本不是什麼“自由化”，而是徹頭徹尾的法西斯化。

波蘭修正主義集團以爲用屠殺的辦法可以撲滅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可是，同它們的主觀願望相反，鬥爭的烈火進一步蔓延開來，越

（轉入第十二版）



日本各界人民繼續舉行集會和示威游行 堅決支持沖繩縣人民 反對美軍的斗爭

【中國新聞社北京1970年12月30日訊】東京消息：日本各地人民繼續舉行集會和示威游行，憤怒抗議美帝國主義對沖繩縣人民的壓迫和鎮壓，堅決支持沖繩縣人民反對美國佔領軍的英勇斗爭。

東京各界人士二百多人二十六日舉行了集會。各界代表在會上一致表示要和沖繩縣人民團結起來，為打倒美帝國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而斗爭。

日本共產黨（左派）東京都委員會代表室井在集會上說，沖繩縣人民不怕犧牲，反對不共戴天的敵人——美帝國主義，使美日反動派嚇得發抖。他指出，沖繩縣人民的斗爭表現了日本人民的革命氣概，增強了日本人民反對美帝斗爭的勝利信心。室井說，沖繩縣人民的斗爭對正在進行反對美帝國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斗爭的中國人民、朝鮮人民、印度支那三國人民和亞洲各

國人民是強有力的支持。

室井說，正如毛主席五月二十日發表的聲明所指出的：“目前，在世界範圍內，正出現一個反對美帝國主義斗爭的新高潮。”美帝國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如果發動新的侵略亞洲的戰爭，必將走向滅亡。大會通過了“抗議書”和“斗爭宣言”。

山口縣各地代表二百多人二十五日下午冒着風雪在美軍基地所在地岩國市舉行集會和示威游行。

日本共產黨（左派）山口縣委員會代表久保輝雄以及工人、青年學生、婦女和日中友好人士的代表

相繼在會上講話，熱烈讚揚沖繩縣人民同美帝國主義展開斗爭的英勇行動。

各界代表在會上的發言中還強調要加強團結，為打倒美帝國主義和粉碎日本軍國主義而斗爭。

同一天，兵庫縣人民在神戶舉行集會，堅決支持沖繩縣人民的反美愛國斗爭。日中友協（正統）兵庫縣總部代表中島正夫和日本共產黨（左派）兵庫縣委員會代表在會上講了話。

福岡縣的工人、青年、學生、婦女以及從事日中友好運動和日中友好貿易的人士二十六日在福岡市舉行集會，日本共產黨（左派）福岡縣委員會代表和各界代表相繼講話，號召日本人民起來進行斗爭，狠狠地打擊美帝國主義。會後，與會群眾舉行了示威游行，並且前往福岡市的美國領事館門前進行了抗議。

大阪的工人、青年、學生和各階層人民一百多人二十八日舉行集會，熱烈支持沖繩縣人民的反美愛國斗爭。



非洲人民

反侵略保衛獨立浪潮奔騰前進

【中國新聞社北京1970年12月31日訊】在偉大的七十年代的第一個年頭，一個反對新老殖民主義，保衛國家獨立和發展民族經濟的斗爭的新浪潮，正在非洲大陸奔騰前進。英雄的幾內亞人民打退美帝支持下的葡萄牙殖民主義者的武裝進攻，推動了非洲各國人民反侵略、反顛覆、反干涉斗爭的蓬勃發展，使得整個非洲都沸騰起來。非洲人民要革命，要戰鬥，要掌握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這是當前非洲形勢的主流。不論是超級大國的霸權政治，或是新老殖民主義的武裝鎮壓和政治欺騙，都挽救不了帝國主義堤壩的加速潰決，都阻擋不住非洲人民團結戰鬥的雄偉步伐。

今年，非洲大陸掀起的反侵略、反顛覆、反干涉斗爭的主要鋒芒，是指向美帝的。美帝這個反面教員，起到了動員非洲人民掀起反帝反殖斗爭熱潮的作用，使得非洲人民進一步認清美帝是威脅非洲國家獨立和主權的總根源。在覺醒的非洲人民面前，美帝頭子尼克松之流的賭博，一次比一次輸得更慘。

美帝極力扶植反動勢力，妄圖從內部顛覆蘇丹政府，結果失敗了。美帝無恥地收買和訓練走狗，妄圖從外部入侵，一舉推翻剛果人民共和國政府，結果又失敗了。美帝在索馬里唆使其代理人發動反革命政變沒有得逞之後，又氣急敗壞地用所謂停止“援助”的手段，公然對索馬里的內政進行干涉，結果還是失敗了；美帝原想保存在利比亞的惠勒斯空軍基地，企圖繼續以此

作為侵略和干涉非洲和阿拉伯國家的橋頭堡，結果這個橋頭堡被利比亞人民連根拔掉了。

美帝國主義不能用顛覆、干涉的手段達到其罪惡目的的時候，採取了派遣僱傭軍的卑劣手法，對非洲獨立國家進行赤裸裸的武裝侵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美帝悍然支持葡萄牙殖民主義者驅使僱傭軍，對幾內亞共和國進行海盜式的武裝入侵。但是在幾內亞人民的英勇反擊下，美帝及其走狗遭到了慘敗。

美帝國主義在非洲今天顛覆這個國家，明天又侵略另一個國家嚴重地威脅着非洲國家的獨立和主權。這就使得非洲各國人民越來越認識到，互相支援，加強團結，既為本國的獨立、主權而戰，也為非洲國家的獨立、主權而戰的重要性。正因為如此，當美帝國主義支持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及其僱傭軍入侵幾內亞的時候，非洲人民的戰鬥團結便出現了十分宏偉壯闊的新局面。三十多個非洲國家紛紛表示支持幾內亞人民的正義斗爭。坦桑尼亞、阿爾及利亞、阿聯、利比亞和尼日利亞等非洲國家，有的向幾內亞政府提供武器，有的供物質和財經援

助，許多民族主義組織和團體宣布堅決站在幾內亞人民一邊，成千上萬的非洲人民群眾湧上街頭示威聲援。最近在尼日利亞首都拉各斯召開的非洲統一組織部長理事會緊急會議上，獲得一個非洲國家的外長做代表一致通過決議，堅決支持幾內亞人民反侵略的正義斗爭，強烈譴責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入侵幾內亞，強烈譴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支持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在非洲的侵略活動。這次會議，是非洲國家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一次大示威。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非洲國家和人民進一步認識到，在捍衛國家的獨立和主權的斗爭中，決不能對超級大國操縱的聯合國抱有什麼幻想。最近，聯合國炮制出一個所謂向幾內亞派遣“估價使團”的決定，宣稱要讓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向幾內亞“賠償”。由這個“使團”所“估價”的損失，妄圖以此撲滅幾內亞人民和非洲人民反侵略斗爭的怒火。但是，塞古·杜爾總統堅決拒絕聯合國這一決定，維護了幾內亞共和國的民族尊嚴，大長了非洲人民的志氣。

為了擺脫殖民主義經濟的控制，走自力更生發展民族經濟的道路，一些獨立的非洲國家的政府和人民向多年盤踞在他們國家經濟領域里的外國壟斷資本發動了進攻，繼

（轉入第十一版）



日本反動派勾結蔣朴集團

決定掠奪鄰近中國和朝鮮淺海海底石油資源

〔中國新聞社北京1970年12月23日訊〕據東方通訊社報道：日本反動派糾集蔣介石匪幫和朴正熙集團，二十一日在東京舉行所謂日、蔣、朴“聯絡委員會”的“海洋開發研究聯合委員會”會議，公然決定將伙同美帝國主義掠奪鄰近中國和朝鮮的淺海海底的石油資源和其他礦物資源。

代表日本反動派控制日、蔣、

朴“聯絡委員會”的大戰犯岸信介和日本親美壟斷資本頭目永野重雄等出席了這個黑會，他們並且再次提出暫時不討論這些海域和海底資源的主權和所有權問題，而建立什麼“共同研究和開發體系”的海盜主張，而且肆無忌憚地要“優先開發”包括中國台灣省附屬島嶼在內的中海地區。這充分表明美日反動派頑固地要向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主權挑戰的險惡用心。

日、蔣、朴在會上還同意分別建立由五人組成的“委員會”，並且由它來起草一個關於成立聯合海洋開發公司的具體計劃，在明年五月底在東京確定成立公司的辦法和投資比率。日方發言人說，聯合開發公司可接受美國石油壟斷資本的投資和技術援助。

泰國革命羣眾運動 近年來廣泛發展

〔中國新聞社北京1970年12月12日訊〕據“泰國人民之聲”電台十日廣播，在泰國人民武裝鬥爭勝利發展的巨大鼓舞下，泰國人民革命羣眾運動近幾年有了更廣泛的發展，緊密地配合了泰國人民武裝，沉重地打擊了美國——他儂集團的反動統治。

電台說：從一九六四年到今年十一月中旬，泰國工人為爭取民主權利，反對他儂——巴博集團的賣國行徑，反對美、日壟斷資本的壓迫和剝削而進行的鬥爭共約四百四十次，參加鬥爭的工人超過十萬人

電台說：在同一時期里，泰國農民為反對美國——他儂集團和大地主掠奪土地去修築軍事基地，反對他儂集團增加土地稅、增加地租、利息等而展開的鬥爭約一千二百次，有一百二十萬農民參加了鬥爭

行列。

電台說，在這期間，泰國青年學生為反對腐朽落後的教育制度，反對剝奪青年學生的權利，反對他儂——巴博集團替美國擴大侵略戰爭爭勞和反對瘋狂鎮壓泰國人民而進行的鬥爭約有九十多次。共有七萬二千多青年學生參加了鬥爭。

電台指出：泰國其他各階層的人民也廣泛地起來展開鬥爭，反對他儂——巴博集團的法西斯統治。泰國人民的革命羣眾運動使美國——他儂集團更加陷於孤立，遭到更加沉重的打擊。

巴勒斯坦游擊隊英勇 反擊約旦反動勢力的猖狂進攻

〔中國新聞社北京1970年12月30日訊〕開羅消息：在美帝國主義的唆使下，約旦反動勢力連日來向在約旦的巴勒斯坦游擊隊基地發動猖狂進攻。巴勒斯坦游擊隊進行了英勇的自衛反擊。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中央委員會發表聲明宣布，約旦軍隊在二十七日清晨又炮擊了在安曼西北的薩勒特一帶的巴勒斯坦游擊隊的陣地。同時，約旦軍隊和坦克正向通往薩勒特的蘇韋利地區增援。

五天來，約旦反動軍隊一直在進攻薩勒特一帶的所有巴勒斯坦游擊隊陣地。二十六日，約旦軍隊用迫擊炮和野戰炮轟擊在薩勒特一帶的游擊隊基地，並出動坦克企圖攻佔俯瞰薩勒特城的高地上的游擊隊陣地。游擊隊英勇自衛回擊，擊退了敵軍的進攻，打死打傷許多敵軍。

與此同時，約旦反動軍隊在二十六日又進攻了在安曼郊區的巴勒斯坦游擊隊。據報道，戰鬥仍在繼續進行中。

在約旦反動勢力猖狂進攻巴勒斯坦游擊隊的時候，以色列侵略者也配合行動。近十天來，以色列侵

阿拉法特重申巴勒斯坦人民 決心戰鬥到整個巴勒斯坦獲得解放

〔中國新聞社北京1970年12月30日訊〕大馬士革消息：據《法塔赫報》報道，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中央委員會主席亞西爾·阿拉法特最近在訪問科威特期間向在那里的一些巴勒斯坦革命組織的幹部發表談話時重申，巴勒斯坦人民堅決拒絕美帝國主義策劃的所謂巴勒斯坦國的陰謀，並且表示巴勒斯坦人民決心戰鬥到所有被佔領的巴勒斯坦土地都獲得解放為止。

阿拉法特說：“在被佔領的巴勒斯坦內部和外部進行的企圖建立畸型的所謂巴勒斯坦國的所謂活動，其目的是要摧毀巴勒斯坦革命。他說，巴勒斯坦革命認為：誰企圖建立這種國家，誰就是背叛革命，因為這是違背我們人民的意願的，而我們的人民是知道如何懲辦這種人的。”

阿拉法特說：“當我們的革命者開始拿起武器的時候，他們便清醒地知道，他們革命的目的是要解放整個巴勒斯坦領土。拿起了槍的巴勒斯坦革命戰士，將英勇地戰鬥下去，直到勝利，直到整個巴勒斯坦獲得解放。”他說，為了巴勒斯

坦的解放，我們的革命戰士準備做出任何犧牲，包括自己的生命。

（接第十版）

續深入地展開了對外國銀行和企業實行國有化的運動。這些措施打擊了以美國為首的新老殖民主義的勢力，為這些國家發展民族經濟創造了有利條件，受到本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

今年非洲人民的戰鬥歷程，充分証實了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關於“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這一英明論斷。可以預料，非洲人民在一九七一年新的一年中，將繼續高舉團結反帝的旗幟，給以美國為首的新老殖民主義者以更加沉重的打擊。

略軍會兩次侵入黎巴嫩南部邊境地區，襲擊了在那里的巴勒斯坦游擊隊基地。巴勒斯坦游擊隊二十七日晚在擊退一支進犯的敵軍的戰鬥中，打死敵軍一名，打傷五名。





嚴厲譴責敵人迫害 我黨干部蘇明安同志

據悉，黨屬下小坡支部幹部蘇明安同志自去年6月18日被李光耀走狗集團無理逮捕，至今已半年有餘，他仍被單獨監禁於秘密魔窖內，家屬只准每星期在偽中央警署與他會面一次，時間不超過半小時。每次會面，兩旁特務虎視眈眈，監視及干涉着他們的談話；而會面回去後又往往要遭受敵人的無理問話、毆打等。種種的虐待手段，逼使他精神恍惚，兩個多月以來，飯難下口，身體瘦弱，面容憔悴。當與家屬會面時，不是靜坐一旁沉默不語，顯出極度疲倦的樣子；不然便是喃喃自語，口中唸唸有詞。甚至，他曾悲憤地說過：「我不死，他們不甘心！」。種種跡象顯示出敵人對他所施加的迫害是何等的嚴重啊！使他的精神處於極度惡劣的狀態中。

自逮捕以來，開始的一個多月，明安同志在偽中央警署內受到敵人的百般折磨；疲勞審問、辱罵、嚴刑酷打等，他被打得面部浮腫，腦部受震，在中央醫院留醫三天。如今明安同志被移入秘密魔窖內，單獨監禁已有五個月了。在監牢內，書籍、報紙等的閱讀權利完全被剝奪，書信也不准往來。殘暴的敵人不僅通過種種的精神迫害，使他神經接近於崩潰，且加以肉體的折磨，使他目前常感胸口作痛，身體病弱經常需要看醫生、吃藥。

在此，我們提出強烈的抗議，抗議李光耀走狗集團瘋狂地、毫無人性地迫害我們的獄中同志，你們這伙魔鬼一定要完全負起種種迫害所產生的一切後果。我們更要嚴厲的警告反動派，雖然落入魔爪的愛國志士，在肉體上及精神上受到你們百般地摧殘，但他們的意志却還是那麼的堅定，他們是永遠勝利的。我們將緬懷 獄中的戰友，繼續開展鬥爭，把革命進行到底！

華營政治被扣者支持

星島政治被扣者的 絕食絕飲鬥爭

被監禁於馬來亞大陸華都牙也集中營內的政治被扣者（左派），目前針對李光耀傀儡集團迫害星島的政治被扣者的野蠻行動提出嚴厲的抗議及譴責，他們對於獄中同志

絕食絕飲鬥爭近況

反帝愛國志士的絕食絕飲鬥爭已進入第26天了！他們現在必須被扶持而行，而且嘴唇乾癟、雙眼深陷、身體消瘦得驚人；走狗當局向我獄中戰友強灌牛奶，結果會導致一位戰友巫德光同志一度停止呼吸、隨之發生肺炎，後來走狗當局為了推卸責任而放人。至今，多數戰友要被送往醫院，被禁在中央警署的戰友也是如此。

目前尚在絕食絕飲中的何標、陳根生、云昌定等同志一直遭到野蠻毆打，他們週身傷痕累累和青腫，於會見家屬時沒有什麼氣力。

於去年一月卅一日被捕而被監禁於樟宜黑牢的林明強同志在展開絕食鬥爭後，在十二月十八日就被移往女皇鎮黑牢監禁。本月七日，其母前往會見，她足足等了一個鐘頭，法西斯匪徒才把林明強同志從

不畏敵人的血腥鎮壓，敢于在最困難的條件下開展絕食鬥爭的英勇行動給予大力的讚揚，且誓為獄中同志的贊助者。他們盼望獄中同志能繼續發揚敢于鬥爭、敢于犧牲的革命精神，在這次的絕食鬥爭中取得勝利，給予反動派一個狠狠的打擊！給予革命人民一個更有力的鼓舞。

羣眾支援絕食絕飲鬥爭

獄中同志所展開的反迫害、爭人權的絕食絕飲鬥爭，今天已進入第廿六天了！這場正義的、英雄的絕食絕飲鬥爭，得到各階層人民的支持，向聲譴責反動傀儡政權迫害獄中反帝愛國志士的法西斯罪行。

在元旦日，星島許多地區的街燈柱、天橋、組屋，甚至法西斯行動黨黨所，都被革命羣眾掛上“嚴厲譴責傀儡政權迫害政治被扣者，堅決支援獄中同志的絕食鬥爭”的布條。在一些巴士車站，以及川行的巴士車，都停下來讓革命羣眾貼上“支援獄中同志絕食鬥爭”的標語。革命羣眾這一果敢行動，博得人民的熱烈讚揚，並一致聲援獄中反帝愛國志士的正義的、英雄的絕食絕飲鬥爭。

另者，星島的縫業工友聯合會與洋人僱員聯合會，也於正月七日聯合發表聲明，嚴厲譴責反動政權迫害政治被扣者的血腥罪行，並呼籲廣大工人羣眾和各階層人士密切關注絕食鬥爭的發展，給予政治被扣者有力的支持。

工業工聯譴責大逮捕

工業工友聯合會于正月五日發表聲明，譴責反動傀儡政權野蠻逮捕其中委林關清同志及十多位反帝愛國志士，並追捕屬下樟宜站站委主席、總務及二位站委等同志的法西斯迫害行動。

聲明並譴責反動派正月四日凌晨二時，闖入其屬下樟宜站會所，肆意搜查，破壞財物，並抄錄在場

四樓扶下來，他臉色蒼白、身體消瘦、不能言語，頭部浮腫不能抬起，須由法西斯匪徒從旁攙扶，目下他仍堅持絕食絕飲。走狗當局給他睡鐵床，並沒有供給被毯。他雖然是星島出生，但是其公民權已被剝奪，而且走狗當局準備把他逐離星島。李光耀走狗政權罪大惡極、傷天害理，馬來亞人民一定不會饒過它們，血債必須用血來償還！

另悉：本月六日，法西斯匪徒到丹絨葛葛搜查會秀強的住家，並帶走一些刊物。除此法西斯匪徒也先後破門搜查工業工友聯合會屬下樟宜站會所、黨屬下巴爺禮峇支部黨所、及廣福校友會等。法西斯當局的追捕行動目前仍在繼續進行中

工友的“居民証”的法西斯暴行。聲明指出，反動派的法西斯鎮壓行動，只能激起人民更強烈的反抗，加速反動派的滅亡。最後並正告反動傀儡當局，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政治被扣者！

嚴厲譴責叛徒張方榮

前巴爺禮峇支部秘書張方榮，于1969年8月初旬被捕入獄期間，經不起考驗，出賣同志、出賣組織，背叛革命事業。出獄後，隱瞞背叛罪行，繼續勾結敵人，出賣革命組織，致使支部同志遭受反動派的迫害，組織和工作蒙受許多困難。在此，我們嚴厲譴責叛徒出賣人民利益的可恥罪行。黨中央決定開除其黨籍，並呼籲廣大革命同志堅決和他劃清界綫；同時以此為借鏡，提高警惕，嚴防敵人的滲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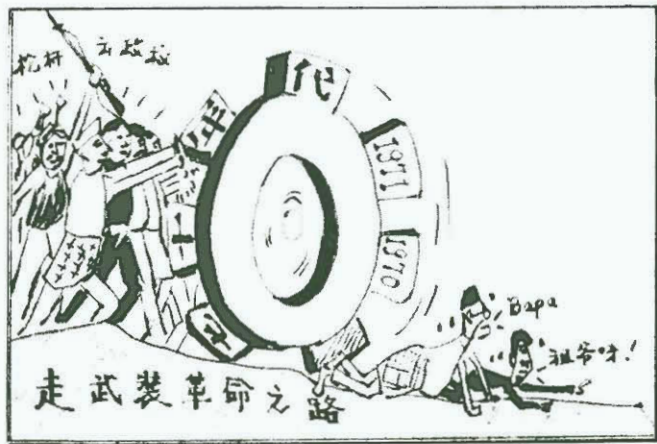
* 更正啟事 *

第414期“星島全體女政治被扣者致偽“國防內政部”公開血書”的簽名，漏了一位吳平華同志，特此更正，尚祈讀者見諒！

(接第四版)
反映了日本人民的空前覺醒。中國人民、朝鮮人民、印度支那三國人民以及亞洲各國人民，堅定地同日本人民站在一起，堅決支持日本人民的愛國正義鬥爭。我們相信，廣大的日本人民廣泛地團結起來，堅持鬥爭，就一定能够打败美日反動派，實現日本的光明前途。

(接第九版)
燒越旺。於是，它們玩弄一齣換馬的丑劇，妄圖麻痺人民的鬥志。可以肯定，日益覺醒的波蘭人民是嚇不倒，騙不了的，波蘭人民必將沖破重重困難，在爭取重建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中贏得徹底的勝利！

→ 拉李走狗窮途末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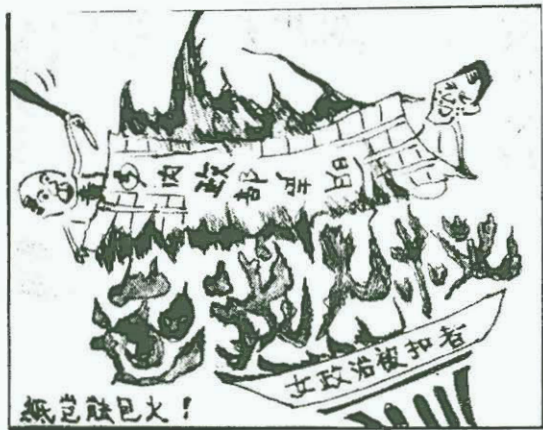


憶愛武作

→ 加價聲中，部長加薪、百姓加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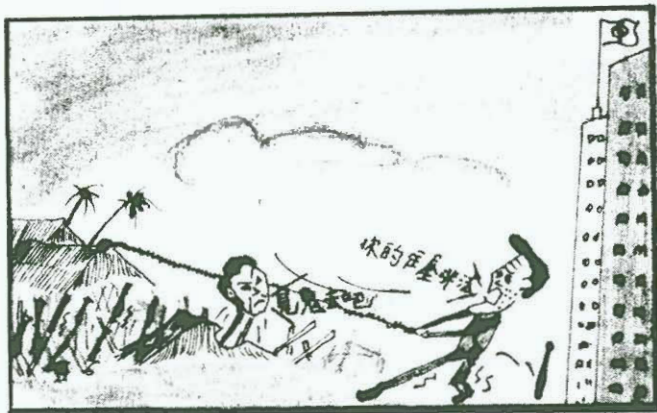
。朝陽。



憶愛武作

← 墨寫的謊言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

→ 迫遷！拆屋！何來「居者有其屋」？



。朝陽。

被李光耀傀儡政權無理監禁於樟宜黑牢明月灣集中營的反帝愛國志士，為抗議反動派的法西斯迫害和野蠻虐待，爭取基本人權，於十二月十五日展開絕食鬥爭，並於十二月廿二日進一步展開絕食絕飲鬥爭。今天，這場正義的、英雄的絕食絕飲鬥爭，已進入第26天了。

在十二月廿三日，我黨暨政治被扣者光榮家屬在我黨總部聯合舉行一記者招待會，暴露反動派的法西斯迫害，聲援獄中親人的絕食絕飲鬥爭。十二月卅一日，政治被扣者光榮家屬代表進一步到偽“內政部”呈請願書，抗議反動傀儡政權法西斯迫害獄中反帝愛國親人，要求立即釋放所有反帝愛國志士。

左下圖為我黨主席李紹祖同志在招待會上，向與會的本地記者和外國通訊員展示一份由八位獄中反帝愛國志士致偽“國防內政部”的血書。右下圖為政治被扣者光榮家屬代表至偽“內政部”請願時，反動派却門戶深鎖，充分暴露其紙老虎的本質。（二圖均轉載自英文報 THE SINGAPORE HERALD）

右上圖為工業工友聯合會屬下樟宜站會所懸掛布條，譴責反動派法西斯迫害獄中反帝愛國志士，支援獄中同志的絕食絕飲鬥爭。

